



禾林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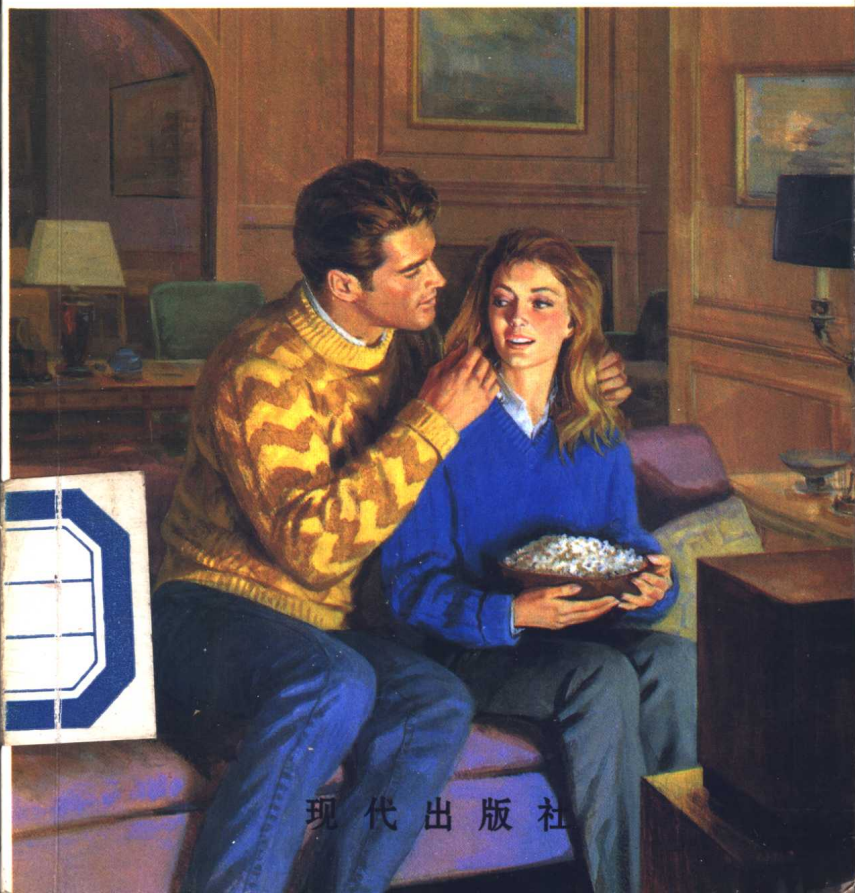
HARLEQUIN

一世情缘系列

风雪佳人来

瓦内莎·葛兰 著 白忆梅 译

NOTHING LESS THAN LOVE • VANESSA GRANT



现代出版社

一世情缘系列

风雪佳人来

NOTHING LESS THAN LOVE

作者：Vanessa Grant

译者：

麦田®

现代出版社

图字：01—96—093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雪佳人来/()葛兰(Grant, V.)著;白忆梅译. 北京:现代出版社, 1996. 8
ISBN 7-80028-341-0

1. 风… I. ①葛… ②白… I. 中篇小说 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15722号

一世情缘 系列

风雪佳人来 *Nothing Less Than Love* Feng Xue Jia Ren Lai

原 著：瓦内莎·葛兰 (VANESSA GRANT)

译 者：白忆梅

出 版：现代出版社 禾林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

(北京安外 安华里 504号, 邮编100011)

责任编辑：张俊国

印 刷：北京煤炭印刷厂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 6印张

版 次：1996年8月第一版 199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5000册

Harlequin®, 禾林, 及 Joey Device (谐角图样) 商标为加拿大商哈利奎恩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。

非经著作权人同意, 任何人不得重制、抄袭或转载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、或为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。

本书情节、人物皆属虚构, 如有雷同, 纯属巧合。

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
Harlequin Enterprises BV

书 号：ISBN7-80028-341-0/I·080

定 价：6.20元

主要人物

史黛柔：典型都会女强人，继承父业成为温哥华的饭店老板，但挣扎于家庭责任和爱情之间，矛盾不已……

康艾克：伊湖市市长、证券投资专家，成熟稳健，深沉神秘。在走出一段冷漠的婚姻关系后，返回故里山城，重新为人生定位。

萝 芮：黛柔的婶母，为黛柔和艾克之间的牵线人。属“表面糊涂内心睿智”型的智者。

白朗黛：黛柔的秘书，负责尽职，善解人意。

乔 西：萝芮的邻居，淳朴热心，对黛柔极友善。

康大夫：艾克的父亲，在黛柔发生意外时施以援手。

鲁 汀：黛柔的法律顾问，冷静沉着，极富专业素养。

1

“可能要折返!”机长隔着引擎声喊道。

“不能再试试看吗?”史黛柔斜过头望向窗外,一心只想回到位于温哥华的办公室。事实上到哪里都好,只要能让她的离开这偏远的北方上空,免于忍受这暴风雪中的飞行之苦。她一身单薄的旧风衣,在温哥华街头挡风御雪或许绰绰有余,然而此刻在她眼前的却是一场遮天蔽日的暴风雪!

机长有着一种饱经风霜的沉稳。粗糙的脸上不时蹙眉,但眼神却又充满笑意,很容易使人对他产生信赖感。黛柔便是因此而毫不犹豫地登上他那架小型的飞机的。但是现在她却懊悔不已,她多希望能够搭辆计程车返回乔治王子城,然后找一家旅馆等这场风雪过去。

“不能再试试看吗?”她再次对着机长喊道。她知道如果他们被迫折返,即意味她的

行程又要再多耽误一天，而她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耗在这趟旅行上。除了萝莉婶母急待解决的问题之外，她自己的饭店里还有更多棘手的事务等着她回去处理：大厨和服务生领班之间纷争不和；饭店里唯一能通往顶层的升降电梯莫名其妙地频出问题；还有订房部那位新来的职员竟然草草预约宴会厅，把伐木业巨子千金的婚宴和牙医会议安排在同一个星期末。

四年前，黛柔的父亲在一次坠机事件中丧生，从那时起她就学着派任所有营运上的事务。法律难题交给鲁汀处理；财务帐目则委托会计师；而她自己更是有忙不完的大小事情。而另一方面，她还必须分神照应她的母亲和弟弟，现在则又加上个萝莉婶母。

萝莉婶母目前遇到的是属于法律上的问题，但却不在冷漠务实的鲁汀所能处理的范围之内。黛柔使劲地双臂抱胸，不明白萝莉婶母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在这北方小城定居下来？必有她特别的理由吧！黛柔望向窗外，但除了一片无限延伸的白，她什么也看不见。

萝莉婶母前一天打电话来的时候，黛柔正坐在她那张胡桃木的大型办公桌后面和会

计师商谈帐务。透过窗子，她所能看见的只有温哥华上空阴郁的灰色。会计师坐在她对面，问着冗长的问题以准备年度财务报表。而桃花心木门外等的是秘书白朗黛，她有晨间邮件和几件客户抱怨申诉案要传达。就是在这时候，黛柔接到婶母的电话。

“婶母？”黛柔不禁关切地倾身向前，因为她的婶母在电话中竟然哭了起来。

“黛柔……我……我需要你帮助……”婶母的声音相当孱弱。“我快被赶出来了。”

四年前，艾克叔父过世后，婶母便驾着那辆和叔父度假用的露营房车，在国内四处漫游。黛柔的母亲对于萝莉已届中年，却仍像吉普赛人似的到处流浪，感到相当气愤。但黛柔却不愿干涉。如果这样能使萝莉快乐些，为什么要阻止她呢？直到去年，萝莉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停止了漂泊，并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北方内地的一个小城市里，租了间公寓。黛柔的母亲对于萝莉选择在如此偏远的地方落脚，感到相当不以为然，但黛柔私下则认为，婶母离开温哥华会过得好些，因为北方佬对于她异于常人的行径也许会采取较宽容的态度。

“看到了！”机长喊道。但黛柔什么也没看到，只感觉机翼正向右倾斜，一阵恐惧不由得凉上她僵直的背脊。机长正在准备降落，但她怀疑他是否真能分辨得出降落跑道，万一机身撞上地面怎么办？她不禁闭上眼，心中祈祷一切都正常。不久她感到一阵震动，接着又是一阵，显然降落过程并不顺利。但她睁开眼睛时，却见机长正对着她露齿而笑。

“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无法降落了。”机长拿出他的无线电对讲机。“在这种地方，他们不会每小时清除路面上的积雪，而且再过一会儿能见度就太低了。”

黛柔望向窗外，大雪纷飞中只见冬青树模糊隐约的暗影，不见任何房舍。她到底置身何处啊？此地看起来像是世界的尽头。她不安地说：“这根本不是飞机的跑道！”

这时，机长对着对讲机喃喃报着一串数字和字母。他必定是联络上某个人了，因为她听到他说：“这里有一位旅客等你来接，如果我不赶快离开，可能会被困在这里一个礼拜。”他说完，不理睬黛柔的反应，便转身走向机门旁，“这就是跑道，看到了吧？不是一般人可以使用的道路。原先是老凯伦的地方，

但是被市长买下来了。那边有个飞机棚，原先是凯伦的旧谷仓。这里是伊丽莎白湖市，不是温哥华，明白吗？夏天有很多人飞来这里钓鱼，秋天有很多人到这里打猎。但是在这个时节……”他夸张地耸耸肩，“什么也没有！”语毕他打开机门走了出去。机门开启，一阵风雪迎面扑来。

“下来吧！小姐。我得在机身被困住以前离开。现在不走就永远走不了啦！”

她笨拙地爬下飞机，双腿因飞行中的恐惧而僵直着。她实在应该穿长裤的，身上那件毛裙只会增加她行动上的困难。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萝芮婶母真的在这里吗？此地真的有人吗？“你确定这里就是伊丽莎白湖市吗？”她不安地对着机长喊道。

“别担心，马上有人会来接你！”他说着把她的皮箱放置在她脚边。他真的要把她一个人丢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旷野里吗？她突然渴望他能留下来。

“这个地方都像是这个样子吗？”她绝望地问着。

“退后一点好吗？我的飞机要掉头才能起飞。”他没有回答她。她只得退向那座原先是

谷仓的停机棚里。棚外停着两架小飞机，机身上盖着雪，大概也是属于市长的资产吧！

她极目四望，看不出哪里像是一个城市。寒风袭向她暴露在外的脸庞和手指，她只好将手伸进外套袖管里，并紧紧地抱住自己。如果没有人来怎么办？城里离这里有多远？如果她是一个小孩，被困在这个只有树影的雪地里……

但她是个年近 30 的女人，她不能哭！望着那架小飞机掉头而去，她强压下喉头的哽咽，环视这停机棚。虽然中央暖气空调是个奢望，但至少这机棚有墙，也有个屋顶。

小飞机要起飞时，引擎巨大的声响使她听不见其他的声音。突然她被什么吓着——是正朝向她而来的车前灯。转眼间，那辆车已驶近她了。她慌乱地闪向一旁，害怕司机会因视线不良而撞着她。那辆车停下来的同时，小飞机也正好离地飞走。

那是一辆有着大轮胎的重型车。车顶上堆着几寸的积雪，车身排放出缕缕温暖的白烟。然而强烈的车灯却使她睁不开眼睛。

车灯熄灭后，那位驾车的男人从车上爬下来，他穿着一件镶毛、有帽兜的棕色皮外

套，高大且强壮。然而黛柔对他的第一个想法却是——他不属于这里。他周身都是棕色调：帽兜下露出沾有雪花的棕色发梢；皮衣下是棕色的长裤和靴子；甚至连露在衣服外的少部分皮肤也是棕色的。想来此地偶尔也有阳光普照的好日子！

黛柔很高兴果然有人来。虽然在生活上她一直是扮演都会女强人的角色，而不是需要保护的弱女子，但乍然来到这片只有树林的雪地里，她仍强烈地感觉到自身最原始的脆弱，而极需外来具体的援助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那男人一开口便令她神经紧绷，他的粗声粗气令她大感意外。

“我——”她为什么该向一位陌生人解释自己呢？于是她刻意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僵冷，一如她冻僵的身体。“你是来接我去伊丽莎白湖市的吗？”

他灰色的眼瞳流露出怀疑和算计的神情。她感到他正细细地打量她：她的都会型皮靴、带有腰带的外套、卷烫过后梳拢在脑后的金发——那是她的发型师每天早晨为她梳整出的发式。黛柔知道她所展现出的是迷人、有效率以及自我约束的形象。然而奇怪

的是，他对她的注视竟然引起她莫名的羞怯。

“你干嘛来这儿？”他极不友善地诘问她。

她原来想反击他的出言不逊，但是职业上的习惯性，使她的声音依然保持平和。“如果你是那位飞机驾驶员联络上的人，你应该是要载我进城的。我是史黛柔。”

“想要来这里游泳吗？”他一脸讥讽地说。她可以看到他身后有一片延展开来的平滑冰面，那必定就是伊丽莎白湖。

“我要进城！”她反驳道。“当然，我会付钱给你！”

“这倒不是问题。”他撇嘴，然后重复她的话：“进城？”语气中充满揶揄。

她感到一股热潮从颈项冲上脸庞。“我自己走去！”

“就凭这双靴子吗？”他的目光迅速扫过她周身。“我载你去，上车吧！”

车座离地相当高，黛柔紧抓住门把吃力地往上攀爬。她坐定并关好车门，立即感到一股暖气扑面而来。她不由得放松自己，并尽情享有这美好的温暖……

突然她听见背后有什么在响，像是粗的呼吸声。她反射性地转头往后看，居然是一

只很大的狗。那狗应该是原来就躺在车后座上的，但现在却站了起来，并慢慢向她靠近。

她本能地摸到车把手，不安地看着狗说：“听着，我没有恶意，你不要再靠近了……”但那狗却只是张着口，伸着舌头，定定地注视着她。

这时车后门打开了，并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，分散了狗的注意力，使它转过头去。

“凯西，趴下！”

那狗应声趴下。只见那位棕色的男人正将她的皮箱摆进后座。她这时才发觉自己先上车，而让那人替她安顿皮箱似乎很失礼，况且他也不是那种供人差遣的男人。习惯使然，她略略皱眉地想，自己来自有门房和服务生的世界。

那只狗仍然自她背后专心地看着她。她听见那男人温和的声音说：“凯西，没有关系。”不久，后门便关上了。那狗看着她，虽然没有摇尾表示友善，但至少也没有朝她吠叫。

凯西的主人爬上驾驶座，先严厉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伸手调转控制盘上的某个旋钮。黛柔瞬间感到通过双腿的暖气陡然增加，显

然是他把暖气开大了。

“谢谢。”她不由得说。她想他大概是以耸肩回应她的感激吧？只是在皮衣下这个动作不太容易看得出来。这男人坐进车里后，体形似乎显得更巨大。

“打开置物箱，里面有一双厚手套。”他边说边将雨刷打开，以清掉玻璃上的积雪，然后向后靠向椅背，大概他习惯以如此轻松的方式驾车。

黛柔把手伸向置物箱，却无法打开。她的手僵硬得根本不听使唤。他见状便倾身横过她想帮她打开，这却使她猛往后靠。但在这狭窄的车前座里，实在没有多少空间可供闪避，所以在他替她打开箱盖的同时，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就横在眼前的巨大肩膀。然后他拉出一双皮制超厚手套扔在她膝盖上。

“你疯了吗？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只穿这样？”他几近咆哮。“你待在室外准会冻死！”

“在我居住的地方，冬天就只穿这样。”她边说边把手伸进柔软的手套里。

“哪里？温哥华？维多利亚？你难道不知道这里的冬天是真正的酷寒吗？”

“我现在知道了。”她反驳。

他轻声笑了起来，这使她松了口气。她的双腿现在已完全烘暖了。而她下车后，手上的那双厚手套也将能有效地保护她的双手。

黛柔逐渐能分辨前方模糊的形影。他们驶近时，那些是形影渐次清晰而覆盖着积雪的房舍、斜檐尖阁，或是高耸的冬青，就像圣诞卡上的雪景。不久他把车子停在一条两旁房屋栉比、由一排积雪中隔的大街上。积雪两边的道路则像是白色的缎带。

“这里就是伊丽莎白湖市。你是要在这里下车，还是要去哪里？黛柔？”他转向她，而这又使她反射性地往后紧靠住椅背。“顺便告诉你，旅馆没有营业，因为老板到夏威夷度假去了。”他说着笑了笑，表情和缓了不少。“一月份来这里的游客很少。”

“我要到柯瑞街十四号。”她淡淡地说。“但我可以自己走去，你只要告诉我位置。”

“我送你去。”他的脸上突然充满饶富兴味的神情。“柯瑞街十四号？你确定？”

“是！”难道这地址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吗？如果有，相信那就是萝芮婶母选择在那

里住下来的原因。

“你该不是要去找马杰克吧？”车子绕过路中一堆积雪右转时，他突然开口问道。

“不是！”她简单地回答。对于身旁这位态度阴晴不定的男人，她极不情愿再透露更多的讯息。如果所有的北方佬都像他这样，她无法想象萝莉婶母究竟是被什么所吸引。

“我想也不是！”他提高音量，连带地使后座的狗也吠了几声。然后车子左转后再右转，终于在一栋老旧的大宅前停了下来。

那男人先下车，黛柔随后推开车门跳下雪地。她绕到车后时，他已经在那里，正要把她的皮箱拿下来。“你确定是这里吗？看起来像是一栋公寓。”她有些怀疑地问道。

“就是这里没错！”他皱着眉，灰色的眼睛里似乎跳动着怒火。他把皮箱交给她时并没有马上放手，于是片刻间，他们两人的手都握在皮箱把手上。而当他意识到她略略使劲想把皮箱从他手中移走时，便猛地松开手，然后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后会有期，史黛柔！”不等她回答，随即转身离去。

“我要付你多少钱？”黛柔对着他的背影喊道。

“不必！”他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就当是这小城对你的欢迎吧。”

“谢谢你送我这一程。”她有些木然地说，但他似乎没有听见。她看着他爬上车并对车里的狗说了些什么后离去。车子沿着街道而下，排出的热气，立刻化成白色的烟雾。

这栋房子果然被分隔为公寓。前门上有四个电铃，门却没关上。黛柔径自走进会客室，里面有一道带有桃花心木扶栏的硬木楼梯通到楼上。天花板上悬吊着造型华丽的灯饰，以晶莹多彩的光芒迎接每一位陌生的访客。屋里还放了张老桃花心木长板凳，供人坐着脱鞋。

黛柔心想，一个想开古董店的人如果拥有这房里的各色摆设，例如老式的挂衣架、小巧的双人椅，以及镶有精致雕刻木框的壁镜……等等，大概就可以开张大吉了。

她用力在脚垫上踩踏以清掉靴上的雪泥。她不想脱靴，因为她不愿意只穿着袜子蹑手蹑脚地在走道上走动。婶母的房间位于楼上的最里间，她正抬手要敲门时，才注意到那双厚皮手套仍在手上，刚才下车时忘了还给人家。